



精校  
大字



14
3148
18





14  
3148  
18

法言序

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則度舍之紀茲或因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疊疊而為已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大畧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廓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謾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壹卿為之題頗詳真經有范叔明為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為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為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理尚秘者則虛焉闕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辭至於言不詰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已什其手是使楊氏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於後仍條其舊以為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中庸為治謀之具云宋宋咸撰

法言總目

卷一 學行篇	卷二 吾子篇 修身篇	卷三 問道篇
卷四 問神篇	卷五 問明篇 寡見篇	卷六 五百篇 先知篇
卷七 重黎篇	卷八 淵騫篇	卷九 君子篇
卷十 孝至篇		
法言卷一		

漢成 都揚雄 著

新城 潘焯 校

法言

法言



91-0615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使弱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學行篇

天降生民倥偬蒙昧於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讓學行也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感無焉為眾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學如不及豈俟美久生然後為學哉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篤說者也不在茲儒乎仲尼乘行而贊述之駕說者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木舌猶如使諸儒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性也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確諸有王者錯諸不確不錯焉彼用確錯確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較螟蟻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殪者謂其死生未定有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拜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或人見揚子并論周孔良般疑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眾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可鑄歟曰吾聞親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歟爾曰昔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習貴之移人也以習非之勝是也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沒也沒微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甚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道於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水漸易曰山上曰止

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下者根本上也者枝條也

吾未見好介潔其德若介潔其塗者歟介潔猶刻楮丹鳥

獸獨其情者也言無與人則異乎賢人則異眾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

何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蹄驥之乘也蹄驥之人亦顏之徒也

也蹄驥或曰顏徒易乎蹄之則是顏子庶幾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尹吉甫作大雅松高蒸民

之公子美斯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傳記之

五經謂而世不尚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

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

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

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

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其於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切朋而不心面朋

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揚子一區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

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

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饒矣曰彼以其龐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顏其芳乎顏其方乎豈

訪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

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顏淵之所苦無之惟苦或人

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曰有教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言有教之道無心或曰之道仲尼不可

為思矣術業淵淵不可為力矣或人疑孔顏之道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法言卷二 吾子篇

法言

莫鬼也



降周迄孔成於王道禮樂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徽言誕之章乖離於道謬吾子貴道義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初子雲好辭賦常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之辭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

免於勸也言極麗靡之辭然後諷之以正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蠶矣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言亦有益曰必也淫言皆誇誕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賦雅有

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於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

似曰聰聽蒼蠅變白黑紅紫亂正色或曰宋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言精心以求之或問交五聲十二律

也或雅或鄭何也交俱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多哇者淫聲繁越也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

衛不能入也或曰女有邑書亦有邑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竊死也書惡淫辭之淫法度也淫濁或問屈原智乎曰

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玉瑩喻清潔丹青喻有文采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

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佞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法法歟公孫龍

四篇以為法是法歟曰斷木為棊棊華為鞞亦皆有法焉棊到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

及水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刻施也況介乎介也介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沉也況枯澤乎惡沉猶淺末也惡讀如汗捨

舟航而濟乎濟者未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惡安委大聖而好乎諸子

者惡觀其識道也諸子若惠施公孫龍莊老申商之類山岷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曰惡由入曰孔氏

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五獨有不戶者矣言斯戶也豈使也哉吾或欲學倉頡史篇欲知奇難之曰史

乎史乎愈於安闕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

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

狸別其文萃也狸變則豹若人辨君子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

也鈴以喻小聲猶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僻述正道而稍邪者有矣其言不正也未

述邪多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易知也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

詐詐也孔子之道以正化姦以論去詐故諸儒咕嗶以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多聞則守之以約多

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純衣非正色也紫非

用猶說小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

不益於正理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君子之道有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觀

修身篇

事有本真陳施於意動不克言正道之事當在己意自布行本諸身內充至理而行止修身以為子焉思

以為失之義以為的莫而後發必中矣莫定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

善惡之為也歟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動且憂乎不用言不見用於世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

或問銘若湯之盤正考父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是以君子謹學而力

行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上交不諂下

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或曰君子自守矣其父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矣其守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

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謂聖道然後知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邵高使見善不

明用心不剛信克爾信誰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



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或曰田甫田者養奮奮遠人者心切切曰日有光月有  
 明三年不月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必矇以喻不榮魂曠枯槽學曠沈極填索塗冥行而已矣士也盲人以杖  
 論也槽當為精享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  
 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故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  
 多儀美其多儀也或曰日是不食肉肉必乾日是不飲酒酒必酸賓王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子曰實無華則野華無  
 實則史華實則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雌雄之肥喻君子之樂道或曰回之簞歌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  
 間間在上簞歌梓如亦山雌也何其臞梓謂以手千鈞之輕為獲力也簞歌之樂顏氏德也或問犂牛之鞞與之  
 鞞之鞞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祭禮之牲取犂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剗羊刺豕罷賓犒師  
 惡在其犂不犂也罷當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其好問  
 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韓非莊周門曰在夷貉則引之  
 倚門牆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隸乎善習也無言不賢者耳擇口擇衆人無  
 擇焉或問衆人曰富貴生志在富求富貴生而已賢者曰義推義所在聖人曰神萬變謂神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  
 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已從賢人好已正聖人好已師欲廣其道天下有三檢檢猶限衆人用  
 家檢安利不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安利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  
 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視身曰其為中也宏深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視身矣括也君子微慎厥德悔  
 吝不至何元愆之有上士之耳訓乎德訓順下士之耳訓乎已下士是好德聞而誠之言不漸行不恥者孔子渾馬  
 法言卷三

問道篇

芒芒大道首在聖考言此大道並古先聖人考制之猶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固姦謂侵壞問道或問道  
 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通倪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倪道君子正而不倪或問  
 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或曰馬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  
 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事謂異端之事道德仁義禮譽諸身乎合譬於身不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  
 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或問德表問有德之人其治化曰莫知  
 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或問天  
 曰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或問雕刻衆形者非天歟曰以其不雕刻也如物刻而雕之焉得大而給諸老子之言  
 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馬開明哉吾推仁義滅禮樂則吾道齊矣惟聖人為可以開明倪則芬開  
 發發則愈蒙闇矣大哉聖人言之至也問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閉然不覩牆之裏開正庚切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  
 問水大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大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  
 舜為沈沈沈沈猶沈沈也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曰洪荒之世聖人惡之惡其與不是以法始乎伏羲而  
 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峭聖人不取也峭峭多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於荒八曰殷之以中國或曰  
 孰為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過此而往人也哉以禽獸畜之聖人之治天下也  
 礙諸以禮樂礙止也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  
 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智也夫智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贅如人之形體益之深知器械舟  
 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則禮可以義起也或問大聲問聲款曰非雷非霆隱隱欲欲久而愈盈戶諸聖欲音宏也  
 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因雖異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在首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  
 樂者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阜厚紹祭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子言湯武不







祭之不若范曄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易其難也曰雜乎雜言二書人  
病以多知為難惟聖人為不雜皆歸於正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或曰述而不作何  
以作揚子著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太玄非古事乃自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情願  
而不九齡而與我童烏九齡而與我或曰玄何為曰為仁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賢者立言誰不為仁義何必玄曰勿雜也而已  
矣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當作文秦大之錄六經殘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  
矣乎如樂弛雖札未如之何矣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  
為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上順下順之道或問文曰訓言如五經問武曰克  
言克未達論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己之私之謂克為之而行動之而先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安得  
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卿可幾也  
言阿不附勢於有名曰君子德名為幾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  
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或問人曰難知也曰馬難曰太山之與螳蟪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  
大佞難也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為不利哉王莽或問邵莊有取乎曰德則取德則否何  
謂德德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德也言合于大地人之常道所謂德也否則皆過言也德問莊何以德語君子不  
出諸口未嘗言君子之道又曰解莊  
法言卷五

問明篇

明哲煌煌獨無疆遂順乎不以保天命論聖賢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  
明其詩乎微已察之明豈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

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少矣每知  
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問揚子亦撫我  
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彌終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  
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或問烏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殊異豈羣  
人之於聖乎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益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阮  
也阮猶阮秦者非斯乎投諸大斯李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  
者遠矣其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仲尼聖人也或方諸子責故孫武故陳子子貢辭而精之然後  
廓如也於戲觀書者遠子責雖多亦何以為慎哉言無慎於子貢成湯不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不承曰由小致  
大不亦不乎由小國而華夏以天不亦承乎順天淵懿問文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浸漸也或  
問命世稱修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  
顏氏之子閔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  
數時辰易來之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進德修業謹言敗俗諱音義作諱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  
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帝堯在上不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不詢曰未之思矣曰治則  
見亂則隱鴻飛冥冥人何慕焉或為慕誤鷓鴣明遠集食其絮者矣鷓鴣似鳳南方神雀難  
亨龍潛升其貞利乎或曰龍何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  
亦亨乎或問活身問何以安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越曰庸  
行駢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庸愚也楚兩龔之絮其清矣乎龔勝龔舍皆楚人並著名節漢哀帝時為大蜀  
莊沉冥莊通字君平蜀人也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有

漢魏叢書

法言



不亦寶乎猶也吾珍莊也居難為也以其居身之不慕由即夷矣何覓欲之有言莊非慕許由即或問竟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為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由隱者也無所求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靈場猶靈壇也鬼神之感施鳥之謂歟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言韓非憂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哲曰有明厥思問行曰有通厥德

寡見篇

假言周於天地假作贊於神明幽弘橫度絕於通言縱橫制度謨寡見以悟淺近之感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通文之視通言之聽假則值焉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在滿於師門不為也曰不得已也不得已則已矣時有策試選補故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官也得不策試而好學者為己也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誑人而從道謂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誑道以從人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明事理是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苞兮援我手之鵜兮鵜猶美也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言去仲尼雖沒或曰說說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聲也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說說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或問司馬子良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得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為

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繁華悅惡在老不老也謂人從而繡之言華多實少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曰可約解科言自可令約者耳但當使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荒乎淫佛乎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佛違或問侍君子以博乎博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奕者乎曰為之猶賢於已爾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逢也侍君子晦斯光室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鶴明冲天不在六翻乎拔而傳尸鳩其累矣夫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齊桓晉文已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言皆尚詳力雖或曰秦無觀美其兼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於京言安枕也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活活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馬用智言有患難不能解曰用智於未奔沈未然之前大寒而後索衣養不亦晚乎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蓋權諸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小式之云不亦匡乎匡式請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乎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變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煥乎或曰矣之以火沃之以湯煥亦煥矣言何必周書之為治曰煥哉煥哉時亦有寒者矣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時之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達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言天地以生育為本秦以二世滅之是違秦亦大矣

漢魏叢書

法言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群倫經諸範誤五百明聖人之道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世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同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先則此年而三聖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聖人有誦乎問有所謂身之事曰有曰馬誦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誦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誦曰誦身將以信道也如誦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眾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眾人曰於祿殖歟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宿儒謂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若以二生為是則仲尼欲行教於諸侯非歟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微行其道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則易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違其所為捐其所能衝衝如也心相逆非天下之至德孰能沮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行道者貴於及身乃載以遺後世譬如為賈求利者如此不亦鈍乎曰眾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斬關猶管也雖經百聖不可易敬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曰小則敗聖如何小道害聖如曰若是則何為去乎曰愛日微及時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箴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感觀也雖意猶歌嘆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感故不倦焉得日也天安乎繼周者未欲泰乎也如欲泰乎也捨之而用使道亦無由至矣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支離言言秦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曰聖人之言天

之道知聖人已簡已易焉支馬離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庸用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史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或人復問史之善於占星者晉志曰諸侯之史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星益倉康雖於人有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未如之何矣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星星隆則容德也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瓊璣其聲者其質玉乎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彈書可觀而不可盡周之人多行秦之士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曼無也周人所以多行者由多者由君視之如無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月未望則戴魄於西既望則魄於東其邇於日乎邇迎也彤弓驢矢不為有矣驢與旅同彤弓旅矢人臣之上賞聆德前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聆聽也前也謂周秦也下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或問禮難於彊世曰難故彊世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暗之奚其彊羈角猶總角也男角女羈謂幼子也人之彊也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蓋因上文彊禮之見弓之張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撤之而已矣周禮為撤為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菜櫛版之屬也莊楊盪而不法莊楊謂聖言要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林川泉也次鳥獸草木也

先知篇

立政鼓眾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哲民情謨先知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舉目忽眇綿作炳忽眇也綿也炳也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也先之也後之一日已形也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或問思數曰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敬帝甘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數矣夫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數而已







蟠保也勢便則申激問時曰始皇方將相方乃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始皇欲斷諸侯方如芥而諸侯愚時  
諸侯將相懦弱方如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卒吞天下而報曾無以制乎報周報王也言秦吞周而并天下蓋非一日  
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盜祭土則襄文宣靈其北  
也借兆首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與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昨是以四疆之內  
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報獨何以制秦乎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  
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曰具備有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可乎六國董董為  
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故天下擅秦屏營猶勇皇夫據之貌言六國相與凌弱周滅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  
其微天下孤朕也道項氏暴強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叛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  
天也人問曰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尚尊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曰天也諒  
乎信如羽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言漢能屈己以用羣臣之策羣臣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傲惡屈人者克自屈  
者負天曷故焉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秦繼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謂秦首五加分曰天昨光德而隕明志  
昨與詐同首在有能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昨之為神明主且者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傲譽國久長  
簡在上帝之心若秦楚疆闊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謂秦楚也三正天地人也兄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  
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昨曰無土言無地則然則舜禹有土乎亦無土曰舜以堯作土禹以  
舜作土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或問義帝初矯劉龔南陽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  
設秦得人如何假若義帝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戰定南陽項羽得救河北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韓信鯨布皆  
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數無乃勿乎卒盡也勿或曰勿則無名如何言不無功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  
躬逆焉彼令言忠未盡而身已見害或問馮子越曰伎曲此問越之道何如而揚以請問問伎曲曰始皇方虎捩而

暴殲盡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然無撓辭可謂伎矣虎捩言暴也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仕無妄之國  
正也無妄也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越自始皇下令之間又不能違而去之徒或問茅焦  
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王以謬毒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於井幹下茅君欲安項咸陽不能移  
又亨之或者未辯歟亨當作烹言項羽欲東還下而諫始皇即駕輿執轡虛左讓其母君欲安項咸陽不能移  
為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從而諫之是自有沐猴之狂也佳逆許而順守之雖辯麋虎牙矣謂義如摩言無位而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疆  
之覺乎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甘羅甘茂也辟疆張良之子也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倉教說齊罷歷下  
軍何辨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言君子之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  
若夫以辯說人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蒯道說韓信不聽信恐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書也  
無熾隙也曰熾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熾况拊鏡乎况信拊鏡而開之乎言不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  
曰斯以留客秦書欲逐諸侯之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霍  
或人以此非忠也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與廢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言他人之至顯不終矣  
東關顯也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呂不用  
哉德問文帝曰罪不怒宮不女出宮人嫁之令無怨曠館不新陵不墳或問父曰仁問餘耳陳餘曰光初餘耳相與為劉豎之  
故曰竇灌曰凶終竇嬰灌夫之交雖不變其初然終或問信曰不食其言請人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杵臼秦大夫  
鑿穆公之側則鑿其塚壙之側以死之則不食其言者也問義既聞諸賢之信曰事得其宜之謂義或問李布忍  
焉可為言李布勇者乃至覺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能忍辱負重者乃為之或曰當布之意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  
項仕如終焉彼避或問賢曰為人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章玄成問長者曰蘭相如仲秦而屈廉頗樂布之  
不涂末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或問臣之自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慎







幾如也辨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或曰隱者也或見揚之短胡故問以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  
不徒其流風一遠書皆沒其無足觀或曰隱者也為世稱胡史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  
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瀆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授輿之歌鳳也哉或  
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時觀察頗似直穢德似隱  
穢肉汚衣穢更請問名曰詎達惡比或問胡所為當何以名之揚子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  
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言胡依託隱者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  
志奪身豈非朝隱者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  
鄉訕或問子蜀人也請人問蜀曰有李仲元者人也仲元則其人也其為人也奈何猶言如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  
是秦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誠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  
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則名不彰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言星之明非薄所能致曰  
若是則奚為不自高何仲元不仕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子欲自高邪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肅然  
聞其言者愾如也愾然觀其行者穆如也穆然但聞以德誦人矣未聞以德誦於人也仲元畏人也言使人或曰  
育責言夏育孟責曰育責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其目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  
視聽言行者昔我先師之所畏也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者有育責其猶侮諸  
法言卷九

君子篇

君子純終純善也令聞令善也純令也令名也蠢迪檢押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由隱窮開聖則則法也讓君子或問君子言  
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綱中而彪外也綱滿也彪之揮斤并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

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或問航不將衝不齧有諸樓航不齧樓航不齧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  
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  
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仲尼或曰荀卿非書家之書悅也悅一作脫悅於格切悅於格切至於子  
思孟軻說哉言亦兼非子思孟軻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惟聖人必不異乎立辭  
白晳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道也而非孔孟亦不粹矣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  
其不可形也淪猶澤也玩當作玩廉隊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奉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曰仲尼之道猶  
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也入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紀綱夷貉或入於沈或淪於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  
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乃字長也仲尼  
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其矣傳書之不果也問彼傳記之書不曰不果則不果矣已行安可導而果之  
人以巫鼓巫鼓猶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或曰聖人之言若天  
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貢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  
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矣天其少變乎所以應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  
之多端也曰子未觀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  
避礙則通於理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與許曰與夫進者  
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  
孳而不知勸者也或曰進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儼焉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  
曰必進易儼也必退易儼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儼也或曰人有齊必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懼乎信  
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置置若信然齊等號令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通人曰伎人必先作然



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祖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借使有仙亦如龍龜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安期美門徒有其名而未嘗見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驚也歟惟賢能能使無為有喜妄說之人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亦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間也忠臣孝子俚乎不佞假令願行之殘再自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

法言卷十

孝至篇

孝莫大於甯親甯親莫大於甯神甯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讓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聖人之德無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其非字裕父母之裕不裕矣養父母自足也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曰孝子有祭乎有齋乎言齋重於祭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賈賈謂敬多而親人而不祭豺獮乎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子有含故繼祭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偽何以居偽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為名之名其至矣為名之名其次也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忠謨合皋陶之謂嘉或曰邵如之何曰邵猶也曰亦勗之而已庠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庠下堯舜之道皇令夏殷周之道將令熾而以延其光今大之其美也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復以其功也殷周以其伐或曰食如螳也衣如華彩也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皆如青絲綬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書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曰勉雖五德之修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此力百人德詣頑當也讓萬國知情天地形不測百人乎其量非百人倫也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視若視安也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或曰聖人事異乎言聖人亦以妖異為事乎曰聖人德之為事異亞之見異修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天地之得斯民也得養育之本故斯民之得一人也言斯民之眾在一人之得心矣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是孔子之徒歟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甯曰甯先病而後瘳乎甯先瘳而後病乎德甯有終也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乎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後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秀穎德行之謂洪君子動則擬諸事則擬諸禮或問厚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習見齊桓之時溫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或問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始治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觀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黃支南蠻大夏西戎東觀北女當言北觀東女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滑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儀儀師皆和鳩虎桓桓桓桓也鷹隼集擬擬未至也或曰訟訟北夷被我純績帶我金犀犀犀金印珍膳甯錫甯錫其口也不亦享乎禮之盛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皆在荒服之外

漢魏叢書

法言



不為郡屬者也若使勞王朱崖之絕指之力也朱崖南海水中即元帝時叛背賈捐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朱崖島  
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為也以為棄之不足惜不繫不損威若則介鱗易我衣裳朱崖島  
介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輔其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榮也晏也  
亦變乎此言王者不應疲弊天道勞功勤勞然或問勞功曰一日勞考載日一日猶日也曰功或曰君逸臣勞  
何天之勞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  
其庶矣乎蓋子雲觀莽之強暴而立復暴暴如是天下思漢德未平離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與服以表  
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勉當為免漢之中天惟是盛德之符設使行辟離校學禮樂與服之事復其井田象刑  
之表則也之蓋百王之表則也

識

右揚雄法言十卷按漢志儒家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自是隋唐志通考俱以  
太元法言並入儒家朱氏經義考始列擬經一門而以太元附易法言附論語蓋自東漢以後諸儒論揚子人品與  
其所著書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失其真託未有定論豈謨未學所當妄為軒輊惟以揚子自序既云見諸子各以  
其知樂馳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則不應及取非聖之言以名其書法言二字  
本出莊子人間世篇仲尼告葉公諸梁引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又引法言無遷令無勸成注云  
法言古書名如果孔子之時有是古書則揚子於書無不讀何以不審而襲取之也若祇是莊子寓言託之仲尼而  
遂冒之乃與名書本意轉相刺謬矣乎故敢畧陳一得以質世之知言者至法言卷數諸本不同今叢書具載宋  
咸序注則宋本也汝上王謨識

申鑒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督操府與孔融及弟或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疑品書者未盡此申鑒所為作  
者蓋有志於經世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  
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  
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言等篇頗倡揚雄法言雄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為優矣或言悅書侶徐幹王  
符考其歸茲若人之傳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  
為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二史春秋內外傳考壯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  
所感而為乎勉之之注豈亦有感而為乎勉之春秋方當行將將其學出而效用當炳焉赫焉流聲實於天朝尚何  
悅之慕哉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冬十月既望吳郡王整鑒撰

申鑒目錄

- 卷一 政體
- 卷二 時事
- 卷三 俗嫌
- 卷四 雜言上
- 卷五 雜言下

漢 穎川荀悅著 南豐吳道傳校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  
也申重而已篤序無彊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虎臣漢興輔弼時亦惟荒圯湮  
治荒荒茲洪軌儀鑒於二代之典王允迪厥德迪蹈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涉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  
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

漢魏叢書

申鑒



其事業是為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泄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與法也二端者教禮智信也五德不離五德者仁義禮智信也六節不悖六節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登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詰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按漢書勸字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各歸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游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之當君子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眾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賄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微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此政之當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章化此政之當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疆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此政之當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公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才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賞及善人則善無所勸而為善者止矣罰不懲謂之縱惡懲而為惡者縱矣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治國矣是謂統法此政之當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惟修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易傳曰通其變又曰變則通是謂道實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訐奸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乘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恆職不重小臣讒譏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乘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佞為高以濫為通通禮謂之切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密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辭曰萬物之大極曰死洪範六極一曰死生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周禮朝士掌建邦外大夫位馬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馬又王制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刑之日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擊木之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刑之日則弛懸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心可二曰明德德可三曰勸功勳可四曰褒化化所五曰權計權時之宜非常典也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族類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畫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上有師傳下有讒臣大則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耻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貳是謂有

才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賞及善人則善無所勸而為善者止矣罰不懲謂之縱惡懲而為惡者縱矣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治國矣是謂統法此政之當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惟修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易傳曰通其變又曰變則通是謂道實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訐奸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乘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恆職不重小臣讒譏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乘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佞為高以濫為通通禮謂之切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密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辭曰萬物之大極曰死洪範六極一曰死生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周禮朝士掌建邦外大夫位馬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馬又王制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刑之日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擊木之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刑之日則弛懸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心可二曰明德德可三曰勸功勳可四曰褒化化所五曰權計權時之宜非常典也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族類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畫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上有師傳下有讒臣大則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耻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貳是謂有



交問明於治者其統近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四表定矣 問通於道者其  
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  
是謂不思而得不為而成執之胸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修一也豐約勞佚各有  
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民為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  
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  
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  
也其數云耳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  
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  
正謂賜之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  
降謂平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治之爐可使無剛則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  
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跡弗敢撥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撥矣  
故臨可使與伯夷同功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泗泗水也泗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  
以知能治民者泗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為之限使弗越也  
為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溢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  
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眾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  
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絕矣自上御下猶夫釣者馬隱於手指手下當應於鈞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  
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賭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雞者急  
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踈則放志閑則比之凡近也 鷄志閑然

後近之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滯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  
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為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  
民備之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為  
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凡主為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伸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  
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二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  
民三曰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二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二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位  
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二  
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體首順則逆節亂首順則逆忠事首順則逆道  
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漢爵有二十級祿薄準龍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  
位輕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  
嘉守節而輕狹酒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己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與事參相應也  
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己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申鑒卷二

時事第一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高和貴敦也其二首有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為郡二千  
石不拘為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賢有科八曰議祿  
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祀舉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四曰崇內教十五曰備博士十  
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復內外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即約化而裁之與



時消息眾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教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厥亂則思治創  
 難則思靜或曰二皇民至教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  
 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莫惟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  
 之路則民俗清無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偽息矣致精誠諸求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  
 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後同務則事業修矣此初音所謂詭譎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且茲舉者  
 試其事處斯考其績賞罰實巨惡之為飾或曰盜匪不可盡乎夫事變若更張於野則為警警矣四布於野不  
 不可若亂之際於澳也則可信者解矣亂朱子曰舟之載流橫凌者澳屋內近水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  
 靜則考守此一首所謂公卿不為郡二千石不為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位競大境其任以墜於  
 下故上位慎其鼎覆刑馬何憚於降易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縣邑  
 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懲愆也此一首所謂公卿不為郡二千石不為縣  
 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  
 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大統於太尉既周時務禮亦宜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  
 於秦民不荒殄令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此一首所謂置或問曰州牧  
 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國家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  
 者以收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禦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非所以強幹弱枝  
 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此一首所謂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  
 盛焉今也至寡整眾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如斬右趾本生刑也而改為棄  
 復之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此一首所謂生刑而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

先或後時宜刑教不行勢極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畧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  
 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  
 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  
 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此一首所謂或問復讐言古義也曰縱復讐  
 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制之以義斷之以法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讐之  
 科使父讐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讐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讐避諸異縣百里弗避而報者無罪避而報  
 之殺犯王禁者罪也復讐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為弗避此  
 首所謂也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賤則私利生言月俸取損  
 利祿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置廉賤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行增之宜矣或曰今  
 祿如何曰時價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滲必也正貪祿省闕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此一首所諸  
 侯不專封富人民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己是專地也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  
 也井田非今也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己以俟制度或問貨曰五銖之  
 制宜矣曰今廢如之何今謂獻帝時廢者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曰海內既平行之而已此言卓既誅曰錢散矣京畿虛矣其勢  
 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  
 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曰錢寡  
 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既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  
 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眾奸偽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熙也  
 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此言收五銖積貯亦不可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復或曰遂廢之曰錢







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或感如土龍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為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應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振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也自然矣氣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眾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德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為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僊僊桂椿產乎異俗就有僊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焉獲焉獲焉武捷言老矣疑聖勇斯實育 孟賈齊人能生拔 聖云仲尼壽稱彭祖彭祖者殷大姓錢名鑑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修之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變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異謂非仙也男化為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 獻帝興平六年越馬男子化為女夫豈人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道否則不宜過則不濫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盈虛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養性之非聖術也夫屈者以乎中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氣宜宣而過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隣臍二寸謂之關黃庭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出門前命門時吸虛聞入丹田解關者所以關臍呼吸之氣以稟授四氣也故長氣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行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元陰結則凝元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為春夫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樂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樂乎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為害若己氣平也

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養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言麥雖不隨夏而秀花雖不越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或問黃白之傳曰傳穀論之當也燔埴為瓦則可埴結土也 燦瓦為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敵大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偽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起於 或曰雜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焉其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偽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

申鑒卷事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夫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眾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前惟訓人惟賢鏡惟明此君子 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側景之鏡上鑒矣但知鏡鑒是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子曰兩立哉天無獨理非天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也地統之者君臣也故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遺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隣故檢柙之臣不虛於側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是邪僻之氣未由入也 有問缺一 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未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中材也未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宏矣哉膏盲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者聞清淨孳孳不生茲謂政平夫膏盲近心而處阨



鐵之不遠遠當違樂之不中攻之不可一豎藏焉是謂為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至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邾於緯景祠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皆可以為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與歧路所通逼者然也夫歧路為足悲哉中及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西域傳鳥秘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妻悲號此知益為損之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踰為桀紂為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樓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乳強燕之徵也此知伸為屈之為伸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閻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直之道 邪臣由之無罪之罪謂盡道而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一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道臣誅阿臣刑尸臣絀與與罪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或曰在上者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韓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伸於莽而屈於強無鉗之鉗無塞之塞明帝能申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傳太后之申意而怨

于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或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成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持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全日碑以子私謾而殺之內吉之不伐蘇武之執節可謂難矣言三臣者或問屬志曰若殷高宗能善其德樂瞑眩以瘳疾衛武歲戒於朝凶踐懸膽於坐厲矣哉言此欲獻帝厲志以再振漢業也寵妻愛妾幸矣其為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入承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鈞乙不幸不憂傷非災而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之賢明德皇后之德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邵矣哉即高為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為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編馬 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憂者弦歌鼓琴非樂也禮者敬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匹夫匹婦處敵敵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為上也諛所以自為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夫違順審乎所為慎乎所安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鑿者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也城專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於龍風從於虎鳳儀於韶麟集於孔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背背則咎故君子應之言善否感應各從其類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不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  
淺矣故君子本神為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為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為質達以  
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於一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  
則神明應之況於萬民乎志正則天地順之況於萬物乎事實則功立分定則不淫曰才之實也行可為才不可也  
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  
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道路而騁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 或問聖人所以為貴  
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為貴分而行之以行為貴舜禹之才而不為邪甚於缺一矣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為  
良人哉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也後謂後世言臣畏犯 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  
臣直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若極其數也明有內  
以識有外以暗或有內以隱有外以顯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者較之知人固用已  
者不為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二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為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為美矣其理不若絀文為顯矣其中不若  
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為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為美矣其理不若絀文為顯矣其中不若  
樸博為盛矣其正不若約莫不為道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為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為正和缺之字一正  
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諱焉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聖典謂 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為言  
要其至矣莫不為德元其與矣莫不為道聖人其宏矣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為九達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  
文其隕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臺成謂之文聖人之  
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真已

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  
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承否斯守無務焉無怨焉好寵者乘天命以驕  
好惡者違天命以濫故驕則奉之不咸濫則守之不終好以取急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惡以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  
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也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  
子稱性善首脚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渾濁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  
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營營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  
也性善惡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也惟向言為然韓子三品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  
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  
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恠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哀  
之情矣故人作情有情由氣之有形也善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借情與善惡借即向性情 故氣黑非形之  
咎情惡非情之罪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為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  
獨行為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如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  
行矣行謂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  
取義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復好而已雖可兼取當有矣  
若二好均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相持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  
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  
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象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  
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



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一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為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隱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已而行也先人浮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宜竟美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文曰義也者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眾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 或曰脩行者不為人恥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有恥者本也耻諸神明其次也耻諸人外矣夫唯外則匿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耻 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耻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穿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慮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相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耻也存張騫於西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知足需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賢聖斯幾况其為愚乎固陋斯安况其為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狃一義也

識

右荀悅申鑒五卷悅字仲豫潁川人荀氏八龍儉之子也漢書本傳云悅好著述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累遷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書奏帝覽而善之又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一書並行於世顧漢紀自宋祥符後凡四五鈔板 國朝襄平將氏復與袁宏後漢紀合刻以廣其傳而此書獨少傳本前明正統時吳郡黃勉之始為訓釋復賴何氏米入漢魏叢書而後不至與桓譚新論仲長統昌言等書同歸烏有也近抱經堂羣書拾補內申鑒一則乃合程氏何氏黃氏二本參校要之諸本俱無其脫誤盧氏多據他書及己意修改於此書亦未必無小補云汝上王謙識







